

李英群

韓江月



封面题字：饶宗颐

封面设计：黄孝义

郑振强

责任编辑：冯 艺

韩 江 月 (散文集)

李英群

出版发行：广西民族出版社

激光照排：新时代电脑技术中心

书 号：JSBN 7-5363-1249-0/1·230

定 价：3.30 元

《韩江月》序

郭光豹

李英群和果报（我的曾用笔名）这两个名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潮汕报刊上，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记得还有陈焕展、马风、连裕斌、曾庆雍和杨昭科等等名字，也都常常在当时的《五农兵》杂志、《汕头报》的“岛之花”副刊、《汕头日报》的“韩江水”副刊碰面。除报刊编辑部召开作者座谈会使我能和焕展、马风、裕斌不断会晤之外，其余诗兄文弟，均属神交。直至1986年，我才有机会在潮州古城和英群相见。

记得英群初出茅庐之时，是以一些“豆腐块”的诗文而崭露头角的（不要瞧不起“豆腐块”，大名鼎鼎的作家刘心武就曾自我介绍，他正是长期发表“豆腐块”而后才从《北京晚报》脱颖而出），如今，教人欣喜地看到，英群连连发表作品，竟如母鸡生蛋般滚滚下尘，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的华文报刊上时时推出新作佳作，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随着英群创作上的丰收，文名也日渐播著。几年来，我在和海外不少华文作家的交往接触中，他们每每提及英群的作品和为人，这

就足以证明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的文坛中已享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在我的印象里，英群三十余年来发表的作品样式很驳杂，诗歌、小说、评论、曲艺、戏剧、散文，什么都孱入和撰及，也都各各取得成就，但最好的感觉是散文。这次他和我的外甥台、广东省潮剧院剧作家沈象渠一起来广州参加文艺创作经验交流会，顺便到我家聊茶，一见面，我就大谈其散文来，使他听得颇为腼腆，只是低头微笑不语。事物有时是如此地充满着奇因巧合，英群一下子就递过来一叠散文集稿，说已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将结集出版，并要我为之写个序文。我近为颈椎病所扰，正在疗治中，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谁叫我言直绪快，结果，人为言累，又谁叫我一见面就大说特说人家的文章呢？现在可真是推诿不得了。

与人为序，我向来恪守二条原则：一条是认真阅读作品；一条是不搞溢美言词。我于是逐篇阅读起来。通读之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五十余篇作品都回响着他那真情实感的心琴，张扬着他那质朴正直的品格力量。在他笔下，祖国多么可爱可恋，故乡多么可爱可亲，友情多么可爱可贵，生活多么可爱可歌。整册散文集子，倾泻着一个基调，就是用他心灵里的烈焰热浪燃烧着对人的赤诚和浓情。依我评判，英群属于理想主义者，作品里虽不乏忧国忧民和对逝去不愉快生活的愤懑和怒喊，但总的倾向还是注目于生活的向上力方面并为之而歌。可以看出，有时甚至讴歌得声嘶力竭，有时连心都翻捣出来，唯恐祖国不理解、故乡不理解、朋友不理解、生活不理解，真可谓“至诚如神”“至诚无息”了。

是的，在他笔下，祖国千般可爱、万般可恋。他如斯如许地炽恋着自己祖国的每一片土地，苏州的姑苏城外寒山寺，虎

丘的石趣，泉州的艺术明珠，乾隆墓道旁的武则天无字碑，都写得情溢于怀，甚而恨不得把祖国美好的山山水水尽搂怀中，让它们尽情浸润着他的浓浓情恋。我很爱这一组散文，不仅神情并臻而且文笔优婉娟丽，充分显出英群的文学水准。

在他笔下，乡情千般可爱，万般可亲。不论是那个沦入苦难岁月的故乡，还是那个沐浴着灿烂阳光的故乡；不论身在韩江月中的故乡，还是心在韩江月中的故乡，在家园，在异邦，在梦里，在梦外，英群的一脉一搏都和故乡的命运一起弹跳。读着《故乡情》、《门脚一丛树》、《遥寄北大荒》《故园恋》等一组文章，使人直觉得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流溢出“涸鲋常思水”、“切切故乡情”的悠悠情思。

在他笔下，友情千般可爱，万般可贵。读着这辑关于友情的文章，让人对英群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英群是一个极重友情极富情感的人，文章中他向人娓娓描述了他在湄南河畔与老同学以及泰华文艺界朋友的畅会情景，可以清楚地触到，他在泰国以及回来以后都情思难收，心曲沉回，萦绕不已，因此，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舒心文章，表达了他那“欲寄相思千里月”的情愫。他对司马功、梦莉、征夫、范模士和白翎等人是如此一往情深，一一借墨寄情，着力渲染着藏在心底的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细腻又复杂的心境。其感情是真实动人的，这点，对于散文尤其重要。

在他笔下，生活千般可爱，万般可歌。翻着稿页，感到有阵阵热风扑面而来，这是因为他带着一身火热激情扑向火热生活的缘故。因而，让人看到那两个“卖花人”那个“乐婶”和那个“巷头老婶”的形象以及其他人物的形象，都可信可敬地跃然纸上。作为散文（而不是小说），这些人物形象虽平淡而血肉饱满，虽单纯而可见到其思想的光辉。英群正是这样执着

地热爱生活并不断从沸腾的生活中挖掘到美好泉液来营养自己的文学创作的。

读着英群这册散文，也感到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文章在叙述时相当精彩然而议论不足，睿智光芒有时显得暗淡，我想一个上了年纪并从事创作几十年的作家，不能单靠灵气和直观，该喜怒笑骂时则喜怒笑骂，该纵横时捭阖则纵横捭阖，让读者能在你的文章里看到深邃见识的华彩，让每篇作品都增加一点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尖锐感。这个看法不单是对英群文章的不足而说的，而实出于共勉。英群的散文创作还有潜力，炉火纯青的作品我想会在后头，我和读者都恳切地希望着。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于
广州东山“有无居”

目 录

序.....郭光豹

第一辑 涵碧楼前英雄树

涵碧楼前英雄树.....	(1)
当年鏖战急.....	(4)
桐花似雪.....	(8)
故乡情.....	(11)
门脚一丛树.....	(18)
巷头老婶.....	(22)
乐婶.....	(24)
“粒粒橙”.....	(28)
“洋菜花”.....	(31)
卖花人.....	(34)
遥寄北大荒.....	(38)
山水情.....	(41)
龙头岭下“农家女”.....	(44)
潮州凉果王.....	(48)
“心诚是道 业就成峰” ——记蔡道峰.....	(54)

第二辑 湄南河吹来的风

湄南河畔的思念.....	(64)
再见，曼谷.....	(67)
湄南河吹来的风.....	(71)
寂寞的栽花人.....	(74)
梦中的茉莉 心中的潮汐.....	(77)
韩江畔到暹罗湾.....	(82)

韩江月·····	(86)
望夫塔与过番歌·····	(89)
故园恋·····	(91)
归来·····	(95)

第三辑 水色山光入画图

水色山光入画图·····	(98)
北阁佛灯·····	(103)
诗里枫桥独有名·····	(105)
虎丘石趣·····	(107)
清源山下艺术明珠·····	(109)
读景·····	(111)
读无字碑·····	(113)
四面佛怀古·····	(116)
五娘井思絮·····	(118)
澳门开埠第一回·····	(121)
不平等的圆桌·····	(133)
黄金半岛风物殊·····	(135)
忘不了那朵石斛兰·····	(144)
晨曲·····	(146)
鸟榕·····	(148)

第四辑 古城小小文化角

小小文化角·····	(150)
劫后花·····	(153)
时间篇·····	(157)
杂读偶记(九则)·····	(159)
龙蛇飞舞竞毫端·····	(173)
山水多姿 画家多情·····	(176)
融会贯通 开拓创新·····	(179)

舞台前后 (三则)	(181)
梨园拾趣 (六则)	(186)
传外小记	(190)
文学马拉松	(193)

涵碧楼前英雄树

人们为什么把木棉树称为英雄树呢？我向来是不甚明白的。有一文友在他的《红棉》诗中这样写道：冬天，你毅然抖落周身叶片，只留得铮铮铁骨，怒立人间。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你看，北风肆虐，天寒地冻，木棉树傲然挺立于朔风之中，铁骨铮铮，这还不是英雄么？

几年前，我和几位文友组成一个创作组，准备创作一部反映周恩来、贺龙带领南昌起义军进军潮州的潮剧《七日红》。位于潮州西湖的涵碧楼，是八一起义军进驻潮州时，总指挥官贺龙的指挥部。

创作组第一个会，就在涵碧楼里召开。我们请当年的赤卫队柯鸿才同志给我们讲南昌起义军来潮汕的情景。柯老告诉我们：起义军进驻潮州时，他从归湖乡奉命进城，准备向彭湃同志汇报。来到西湖虹桥头，他看见贺龙正一手扶涵碧楼前的木棉树，面向西湖，跟李立三在说着话。柯老带我们来到木棉树下说：“就是这丛树”。他还摆了个当年贺龙站立的姿势给我们看。他深情地说：“五十年了，这样一个画面一直记在我脑中。一九六四年贺龙同志再度来潮州西湖，我还向他提起这件事，并说：‘贺老总，我是你的老兵哩！’贺老总听后哈哈大笑说：‘当年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了，我说，让我回湘鄂西去招

兵买马，我要卷土重来！今天，我终于回来了。哈哈……”

啊，这犹如一篇迷人的神话。听着柯老的叙述，我的耳畔似乎响着贺老总那爽朗的笑声。那时，贺龙同志被四人帮逼死的悲惨消息传到我们耳中，一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和对四人帮的仇恨之情交织在我们的心头。好几次，我徘徊在木棉树下，寻找着英雄的足迹，回味着当年胸挂红巾，全身戎装的贺老总挺立此地的形象。我靠在木棉树干上，仰望着直插蓝天的枝干，望着那朵朵似火的红花。痴痴地吟起郭老的诗白：旗帜高扬似火燃。这高高举起的红花，不就象高燃的火把么？历史走过了半个世纪，这株巨大的木棉树仍然挺立于西湖之滨、涵碧楼前，它象征着什么？证明着什么？

突然，一朵成熟了的红花脱离枝头，在蓝天里划了一条红线，不，一道火光，紧接着，叭地一声脆响，落在地上，真正是掷地有声！我心中不由一动：啊，木棉花，当你最后告别枝头时，也要留一道眩目红光于天地之间，也要发出如此的脆响。这不也如我们的人民英雄，我们的老革命家么？

我为自己产生这样的意念而激动。我的脑际出现了贺老总纵马沙场的雄姿，我的耳畔响起他“我要卷土重来”的轰鸣。涵碧楼前的英雄树，使我产生一种亲切感、崇敬感和使命感，于是，当剧本的最后一场，起义军要挥师海陆丰，贺老总要告别潮州乡亲父老时，他庄重地接过乡亲送上的一杯韩江水，一段抒发他心声的唱词就从笔端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了：情重泰山一杯水，战士从容对安危。难忘这南国英雄树，拔地擎天风雨不摧。指令万木化利剑，寒光闪处鬼神悲。南北东西卷残敌，再听潮州锣鼓遍地播。

又是好几年过去了。从我现在居室的窗口，就可以望见涵碧楼前这株英雄树。冬天，我望着他那铮铮铁骨，春日，我望

着他满树烈焰。

人们为什么把木棉花称为英雄花，我现在明白了，是涵碧楼前这株木棉教予于我的。

1986.1

当年鏖战急

座落于潮州揭阳交界处的大脊岭，象一尊巨大的弥勒佛面南而坐。我的家乡官硕，就在山脚底下。童年时代，我常常在山里玩耍，或跟大人学割山草。这山很陡，但山正中有一处平坦的开阔地，那就是在弥勒佛的大肚皮上，地名叫佛脐。

“七月七，乌多尼，红杜必。”

我常与小伙伴唱着这样的儿歌，在佛脐上采多尼果吃，摘杜必花玩，那里是我童年时代色彩斑斓的乐园。

“日本飞机二点红，飞来潮汕掷炸弹，掷得个窟似深潭……”

入学读书时，老师教我们唱这样的儿歌。我曾亲眼看到日寇在飞机配合下，向大脊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我们的乐园佛脐，变成战火纷飞的战场。

大脊岭山势险要，位置重要，是揭阳县的屏障。占据潮安的日寇想要西进，必须先占领大脊岭。但这里却是战斗力较强的独廿旅据守。双方不断地交火。虽然与大脊岭毗邻的杨铁岭、后陇山均被日寇占领了，但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至九月初（农历），经过几十次进攻，日军始终没能攻占大脊岭。

记得是中秋节过后的早晨，忽听有人在嚷：日本仔又打大脊岭了！

我跟着大人站在门口遥望。这天天气晴好，山上景物看得一清二楚。一队日本军象黄蜂一样，在潮安后陇山的方向正向大脊岭主峰爬去，不时听到他们在放枪。过了一阵又放了一阵枪，步步向上爬去，但山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大约上午十点左右，那一大群日本鬼已爬到佛脐这片开阔地了。在秋日骄阳照射下，看得特别清楚，真的就如一群黄蜂。

正当人们在猜测独廿旅是不是退走了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突……”“轰轰”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在山头上响起来，佛脐上升起团团白烟，一只只黄蜂在山坡上翻筋斗，有的一直滚下山脚的深涧。

真是干脆利落、痛快异常。几乎没见到日军还击，不一会，枪声停止了，佛脐上倒毙着一大批黄蜂。

第二天，日军从山下的村庄里抓了三四百个老百姓，上佛脐为他们抬尸体，二百左右具尸体，抬了二天才完。被歼灭的这支侵略军是由一个叫种田的带领的中队，这次中了独廿旅“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之计。全队只逃了十几人，种田本人也被打死了。

这一场胜利真使我的乡亲们感到痛快，高兴地议论了好些日子。我有一位在城里读过中学的叔公当时说：“日本鬼不知死，敢来侵犯圣地，自动投到佛爷的肚里，正好饱餐一顿。”他这幽默而诙谐的议论，我一直很鲜明地记在脑海里。

不久，因为独廿旅中有个营长投降了日寇，他熟识山上布防情况，大脊岭终于落入敌寇之手，守军全部壮烈牺牲。

我的家乡沦陷了，父亲把我们一家带到大北山里的亲戚家去避难。有好几次，爸爸带我到村后的山头，爬上最高的一块石头上，遥望着四十里外的大脊岭。虽然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山的轮廓，但爸爸还是望了很久很久，并问我看清楚了没有，

说俺的家就在那山脚下……

两年后，日寇投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胜利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胜利了，我回到故乡官硕，我与小伙伴再度攀上佛脐，捡回了许多弹片、弹头。

记得有一次，我与弟弟在山脚的坑洞里捕了许多塘虱，又大又肥。回到家来，爸爸说：“丢掉丢掉，这鱼是吃了日本军的尸体的，又臭又毒，快丢掉。”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足以看出爸爸对日寇的鄙夷与厌恨。我们终于把塘虱倒下河去。

时光流逝，大脊岭那页慷慨悲壮的历史早已翻过去了，在举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我从城里专程来到大脊岭。

茁壮而繁茂的松柏布满大脊岭，不论是膝盖山、佛脐，处处郁郁苍苍。弥勒佛象披上一身浓绿的袈裟，显得更胖，更安详了。管理片山林的专业户木叔是我的邻居，当年曾被日寇抓上山筑工事，知道我是来寻访战场遗迹的，他说：“没有了，无痕无影了。啊，对了，山顶头还有一段壕沟，半个碉堡！”

木叔带我向山上攀登，林木蔽空，我们象穿行在公园的林荫小径，听鸟儿鸣唱。木叔不时指着一块地方，说这里倒下过几个抗日战士，那里又有几人为保卫家园洒下鲜血。

啊，血沃中原肥劲草……

大脊岭最高处果然还有几小段残破的壕沟和矮墙，并有一个碉堡的遗迹。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唤起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了。我们都沉默着，初秋的风穿越松林，松涛滚滚，就象有千军万马在飞驰在呐喊。眼前那弯弯曲曲的残破壕沟，忽然使我想起了长城，一股热气充溢在胸前，热乎乎的。木叔仍然沉默着，遥望着山下的田园，村舍，公路，河流。我不知他在想什么，自己倒记起了毛泽东同志的诗句：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1985.1

桐花似雪

初夏的田野，一望皆绿：墨绿的杉林，翠绿的禾苗，碧绿的坑水，映得碧蓝的天空，亦似有几分绿意。只有那长绸般飘落在崇山峻岭间的公路，不时在万绿丛中，露出一段淡褐色来。汽车在绿野深处飞驰。突然，前面公路旁跃出一团白色。司机说：“前面那有桐花的地方就是钟骞大队！”

啊，桐花，高高矗立在以烈士、中共闽粤赣边委秘书长名字命名的村口，繁花似雪，晶莹洁亮，在这万绿丛中，在烈日之下，显得多么鲜艳，耀眼！

我们下了车就向村里走去。来到一家门首，主人从屋里迎了出来。他叫黄柯，一位年约六十的农民，一九四四年，钟骞同志牺牲前那段日子，黄柯一直和他在一起，一听说我们要了解烈士的事迹，就把我们迎进屋里，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老钟是一九四二年到我们后坪村来的。那时光，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不断反共。闽南党组织转入山区，进行‘生产隐蔽’。那时环境非常困难，生活十分艰苦。老钟终于病倒在本县的大湖村。组织上要他转到我们这里来治病，我们几个人，就用晒烟叶用的竹板把他抬来。”

钟骞同志到了后坪村，高大的身躯只剩下一副骨架了。但他却还在病榻上不断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同志坚持斗争，渡过